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爲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在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責育之勇弗奪也其哉志之繫於人也大美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議矣作論志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一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說

師說

唐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洊陵谷雲亦靈怪矣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

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惜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豕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頰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

馬邪其真不識馬邪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漢史贊桑弘羊說

張或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

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
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
之必賢今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魚
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
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
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
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曰而過
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
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
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
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藉小人皆能之
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執齋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
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
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
於弘羊哉十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
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倫一言不
智其若是乎

朝日說

柳子厚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
而曰祀朝日何也柰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
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
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
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
而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襲其
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

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
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
也儻自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
然而得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孳疏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
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
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
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後復若賦則
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
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
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

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
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
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
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犬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
視其往而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
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
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
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也
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巖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熊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擊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麋聞其聲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麋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罷麋顯聞而來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外者未有不爲罷之食也

怪說

宋石守道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

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去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學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而崇淫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古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

爲人之怪也乃烙呪祈祭以厭勝焉其孫其子其父其母
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則反不知其怪
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
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
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雜說

歐陽永叔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
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
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
慮發而爲事業者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
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吾身吾於
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
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
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
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湏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
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
人之所以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
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
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名二子說

蘇明允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
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

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什馬弊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
禍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稼說送張琥

蘇子瞻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
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
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
銑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
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
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
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
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

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
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
其亦以是語之

雜說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
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
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
知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
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
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

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
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
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
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
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
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疎而不漏可不懼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
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而
醫之明脉者蓋少夫輪扁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
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治脉
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辯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
幸而失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是固難
治也間有馴愿者或用主人之言亦須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

故藥不效此世之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必於平時默驗
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
之所在然後求之脉虛實冷熱先定於胸中則脉之疑似不能
亂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顏真卿守平原說

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
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
唐至中世重內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
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
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爲鑒戒

葬說

程正叔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
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壠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

之惡者則反是然則苟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
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
而拘已著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
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
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
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五患旣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
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
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
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辯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
之不須假夢寐蒼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
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
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跪拜坐說

朱晦庵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
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
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
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尊爵禮記
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輕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
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
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
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
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
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
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
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

考但杜子美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弁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放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跌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

觀心說

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兩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

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審其差者也緇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加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辯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譜謀說

矣仲

呂伯恭

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而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

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藥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邪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落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元城之王邪宜春之王邪邛城之王邪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於陶唐之劉邪奉春之劉邪元海之劉邪其能明辯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爲馬服之馬及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衛之石及

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由譜牒之明與廢而已是以知譜牒之學不可不講

辨說

元許仲平

辯欲其信也辯而後信不若不辯而信辯而不信尤未若不辯之爲愈也辯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辯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說懇以導之猶或未曉不強也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已也此辯之善也雖然辯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于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自己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爲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唯諾說

劉夢吉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闐闐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對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鷄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鷄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亡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無極而太極說

吳幼清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

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賦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神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標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標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而曾何足以擬議其彷彿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

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為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不敢稱人字說

洪武宋景濂

古之人生子三月而名年二十加布於其首始字之字之所以尊其名也亦周禮之彌文也後世於字之外又加別稱果禮意

乎孫於祖禰例稱字如儀禮所載是也弟子於師例稱字如孟子稱仲尼是也非惟此然也降及中世有字其諸父者矣有字其諸祖者矣夫人之尊者莫逾於祖父師又其次焉尚皆字而不避蓋字之乃尊之也自諛諛卑佞之曰勝天下之人賄賄焉不敢字其友者亦有之矣世之不古若矣嗚呼世之不古若者寧獨此哉

解 獲麟解

唐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李習之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皆祥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碑解

宋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

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故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鑄刻而垂乎鑿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可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二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楹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樹綽去

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輓轆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俾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

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矣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謠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冗其上若貫系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噓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七儒解

洪武宋景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

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
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
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
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
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
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殫
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
之謂曠達之儒沉鷲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
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規度夫是之謂智數
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
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
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
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膏流善後世夫





東洋圖書印